

# 元王应祚墓志铭考释

陈丽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福建泉州 362000）

摘要：一个小小的县官，如何能成为忽必烈时期著名战将唆都的孙婿——王应祚墓志展现了元朝泉州的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通过战友、姻戚、师生、同僚等关系形成一个紧密的社会网络。其中提及的人物：蒲寿庚、蒲寿宬、王与、孙胜夫、孙信斋、傅定保，皆非等闲之辈，他们大多是南宋末年发生在泉州的那场血雨腥风的亲历者，入元后进官加爵，世享尊荣，而勋臣子弟之间也由此形成了牢固的社会关系。

关键词：王应祚 王与 蒲寿庚 孙胜夫 左翼军 唆都 赵济

2015年《泉州文博》第1期（总第26期）刊发郑焕章先生《泉州灵山出土的元代王应祚墓志铭》一文，对1997年发现于灵山的王应祚墓志铭进行探析（图一）。拜读之余，窃为还有些问题没有涉及，尤其是墓志中出现的若干人物，仍值得探讨，此文权当作为郑文的补说。

## 故竹所县尹王公墓志铭

从仕郎、前兴化路仙游县尹赵济撰并书

承务郎、宁国路旌德县尹王君，讳应祚，字舜卿，号竹所。将葬，孤复、临等踵门谒铭，余矍然曰：“君吾故人子也，何敢以耄荒辞！”按：王氏世为泉之晋江人，至明威将军、梅州路总管始大。明威讳与，号东阜子，君之父也。母黄氏。君以父荫补官从仕郎、临江路钞库提领，得代授征事郎、建昌州判官，未上，丁内忧。服阕，授承务郎、邵武路邵武县尹。县学厄于兵火，至则葺经阁、新圣像，示民知教也；桥道圯于巨浸，至则理舆梁、修道路；恐民病涉也。催科立一定之式，听讼尽两造之情，故凡发号施令之间，无非学道爱人之意。其去也，都鄙之民攀辕截、学校之士去思有碑，果何以得此于民哉！至顺元年，除授宁国路旌德县尹，牛刀屡试，制锦有方，一以宰邵武者而宰旌德，三年有成，五事已备，宪司将擢用矣，考绩将换授矣，忽以微疾卒于官所，时元统甲戌四月五日也。生于至元乙酉八月廿九

日，得年仅五十。妻札刺氏，唆都承（丞）相之孙女。男四人：复、临、泰、千家奴。女二人：泰娘、懿娘。将以元统三年乙亥奉柩葬于晋江县鸾歌里东湖山之原，距明威坟仅二十武。余尝评竹所，少从古直傅先生授业，及接诸老先生议论，承上接下，善言语，能政事，窃宰我、子贡之绪余，用子游武城之矩矱。其始终则得泉翁、云翁二老余波之及，信斋孙侯东道之力也。惜乎！鸾将飞而铙翼，骥将骋而踠足，丹翩翩行数千里，岂不甚可悲！谁是窀穸之事得以从先君于九原者，庶乎亦可以无憾矣。铭曰：

谁欤铭旌？旌德之宰。五事已备，而君不待。

天旌其德，其意有在。不于其身，而尔后代。

## 一、王与

墓志铭称：“王氏世为泉之晋江人，至明威将军、梅州路总管始大。明威讳与，号东阜子，君之父也。”按理说，王与官至一路之总管，在文献中应有所记载，然而，包括晋江、梅州两地的地方文献均未见其蛛丝马迹，仅在《闽书》一段关于蒲寿庚的文字里出现了“王与”之名。（道光）《晋江县志》转载之，其云：

“宋幼主过泉城，宋宗室欲应之。守郡者蒲寿庚，闭门不纳。及张世杰回军攻城，宗室又欲应之。寿庚置酒延宗室，欲与议城守事，酒中尽杀之。泉志：蒲寿庚，

其先西域人，总诸蕃互市，居广州，至寿庚父开宗徙于泉。寿庚少豪侠无赖，咸淳末与其兄寿成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景炎年，授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景炎入海，航泉州港，分淮兵二千五百人，命寿庚将海舟以从。寿庚闭门拒命，与州司马田真子上表降元。明年七月，张世杰自海上回攻城，寿庚遣其党孙胜夫诣杭求唆都援兵，自与尤永贤、王与、金泳协谋拒守，尽杀淮军、宗子之在城者。攻凡九十日不下，世杰解去。寿庚进昭勇大将军、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改镇国上将军、参知政事。胜夫等各进官有差。初，寿成自宋时仕至知吉州，逆计宋事已去，辞不赴。寿庚

迎降及歼淮兵、宗子，皆寿成阴为之谋。事成，乃佯着野人服，入法石山，若无与其事者。寿庚长子师文，尤暴悍嗜杀，淮兵、宗子之死，师文力居多。元以寿庚有功，官其诸子若孙，多至显达。泉人避其薰炎者数十余年，元亡乃已。皇朝太祖禁蒲姓者不得读书入仕。”<sup>[1]</sup>

《闽书》中的王与无疑系王应祚之父。在那场惨烈的屠杀宗室及淮军的斗争中，他与孙胜夫、尤永贤、金泳一起曾为蒲寿庚降元立下汗马功劳。

元朝统治者厚待为蒙元立有功勋的家族，无论是蒙古人、色目人，还是汉人，凡有功之臣人人论功行赏，进官加爵，都可以世享承袭之尊荣。王氏家族世居晋江，



图一 王应祚墓志铭



原本出身平凡，直至王与参与蒲寿庚一派的行动，最终显赫，授明威将军，官广东梅州路总管，正四品。从《闽书》记载的“协谋拒守”4个字，以及元初被朝廷授明威将军，这些都表明他是南宋驻泉左翼军的将领之一<sup>[2]</sup>。

左翼军是南宋初年朝廷面对福建地区的变乱，于绍兴十八年（1148）成立的以地方武装为基础的军队，隶属于中央殿前司和福建安抚使。绍兴二十六年（1156），左翼军的总部从福州移驻泉州，端平二年（1235）一度移驻建宁。由于左翼军长期受中央直辖的殿前司与福建安抚使的双重指挥，官员由中央指派，军队开支则由地方支持，但地方官员却没有调度权力，由此产生诸多不便和困扰。在真德秀等人的一再吁请下，嘉定十四年（1221）朝廷最终答应“令泉州守臣节制左翼军”<sup>[3]</sup>。真德秀强调由泉州知州节制左翼军的目的，在于强化地方长官对军队的掌控，以便在平乱御敌上能及时发挥更高效的作用，避免军政分离而产生不利影响。但是，此举反而为此后地方官吏和地方势力的利益联盟提供了机会，致使泉州的政治、经济和军队相互勾连，形成命运共同体，左翼军最终成为蒲寿庚弃宋降元行动中强有力的支撑基础<sup>[4]</sup>。景炎元年（1276）七月，当张世杰率军回师包围泉州，时任福建广东招抚使的蒲寿庚和泉州知州田真子在左翼军将领夏璟、孙胜夫、尤永贤、王与、金泳等协助下，坚守了90天，直至唆都从杭州率元兵解围，而夏璟是宋末最后一位左翼军统领<sup>[5]</sup>。足以说明左翼军对蒲寿庚作出历史抉择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有迹象表明，蒲寿庚凭藉其在经济上的雄厚实力和在中外海商的影响力，早就与地方官和左翼军将领有密切交往。不妨回头理论一下《闽书》记载的发生在咸淳末年的那场平海寇事件：“寿庚少豪侠无赖，咸淳末与其兄寿成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史书语焉不详，究竟蒲氏兄弟是以私家力量平定了海寇，还是参与官方平定？如果说蒲氏仅凭为护航而组建的私人武装就击败手中拥有武器的海寇，那么对于拥有数千将士的左翼军（包括水军）就是莫大的讽刺，显然既不可能也不合常规。因此，桑原鹭藏认为的“助官宪击退之（海寇）”更具合理性<sup>[6]</sup>。为保护包括自身在内的中外海商的利益，面对海寇的威胁，蒲氏兄弟为官方（军方）平定此次海寇进犯提供海船和财力支持，才是合情合理的解释。

每次军事行动的结果，地方官必定要上报朝廷，而上报材料不可能绕过左翼军。此次平海寇之后，蒲寿庚

很快从一位外籍商人一跃为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不久又“授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如此轻而易举，意味着此前蒲氏不仅搞定了地方长官，而且与左翼军将领关系非同一般。也就是说，蒲氏以海船或财力上的支持而一路高升，这其中必然隐藏着长期酝酿的政治玄机——毋庸置疑，是泉州地方官联合左翼军将官共同造就了蒲寿庚在政治上的辉煌。尤其是“智足应变，勇足御军，功足决胜”的左翼军统领夏璟，早就为蒲寿庚器爱有加，成为知交<sup>[7]</sup>。传说，蒲寿庚府邸在泉州城南一带拥有大片财产，方圆达300亩，其中除有花园、棋盘园等休闲娱乐场所外，还设有讲武堂（后来称讲武巷）等，想必常与左翼军的将领在此切磋技艺，排兵布阵吧。

入元后，王与因功授明威将军、梅州路总管。元廷将归附的左翼军与新附的当地土军一起成立了泉州左副翼万户府，成为新朝代的一支维护地区及其周边秩序的军队。

## 二、泉翁、云翁、孙信斋

墓志云：“其始终则得泉翁、云翁二老余波之及，信斋孙侯东道之力也。”

从《闽书》王与的信息可见，泉翁、云翁系蒲寿成和蒲寿庚兄弟二人无疑。蒲寿成，号心泉，蒲寿庚，号海云，以“泉翁”“云翁”称之，表示墓主一家对蒲氏兄弟的崇敬之心和亲近关系。当年忽必烈以寿庚有功，进昭勇大将军、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改镇国上将军、参知政事，官其诸子若孙，多至显达。蒲寿庚长子蒲师文尤暴悍嗜杀，淮兵、宗子之死，皆决其手。蒲氏家族在泉州称霸一方，甚嚣尘上。墓志中的“泉翁、云翁余波之及”中的“余波”，指的就是其子孙，如蒲诗文、蒲一卿等。

墓志中提到的孙信斋又是谁呢？通过考证，可以证明孙信斋系孙胜夫之子。

孙胜夫因与蒲寿庚同党，多为后人所诟谇，是“率异族而覆主人之庙社，逼孤幼于沧波”<sup>[8]</sup>，不忠不义不孝的历史罪人，民愤极深，致使明太祖令：“禁泉人蒲寿庚、孙胜夫之子孙，不得齿于士，盖治其先世导元倾宋之罪，故终夷之也。”<sup>[9]</sup>关于孙胜夫及其子嗣，文献记载不多。从《元史》和《岛夷志略》中可知，孙胜夫曾多次奉使外国：至元十五年（1278）十二月，奉命随兵部侍郎教化的、总管孟庆元、万户唆都等出使占城，身份为“万户”<sup>[10]</sup>。元十八年（1281），他与正奉大

夫、工部尚书、海外诸蕃宣慰使蒲师文奉使海外，抚宣诸夷，此时其身份为“副使”（尤永贤同为副使）<sup>[11]</sup>。至元十八（1281）十一月，与孟庆元并为广州宣慰使兼领出征调度，奉使占城<sup>[12]</sup>。至元十九年（1282）七月，与宣慰孟庆元出使爪哇回国，身份还是“万户”<sup>[13]</sup>。

孙胜夫最终担任任何职，尚不得知，但“万户”头衔似乎一贯而终，且为子孙承袭。《泉州府志》《晋江县志》历任“万户”名录中的“孙天有”（大德间任，1297～1307）<sup>[14]</sup>，值得关注。在泉州清源山山顶清源洞里的《重建清源纯阳洞记》<sup>[15]</sup>，提到大德六年（1302），“信斋万户孙公”与“心泉（即蒲寿成）之孙一卿蒲公”一起为重建鼎力相助之事，文献和碑刻的时间足以印证：此信斋、此万户，即孙天有无疑。

孙氏一族因孙胜夫在宋末元初的功勋成为元代泉州的又一权贵豪门。仁宗时期（皇庆延祐年间，1312～1320），著名的回回诗人马祖常因公莅临泉州，曾写下一首《泉南孙氏园亭》，诗云：

凿石通归汐，浮梁看浴漱。鸭阑萍上凳，鹿栅藓生垣。  
 蓂垂垂椀子，篔簹长竹孙。书香芸辟蠹，席暖锦裁鹑。  
 交客登仙籍，承家荷帝恩。冰瓯蜂蜜溜，酒榼荔枝翻。  
 吹箫花围屋，弹琴鹤舞园。海云春有态，闽血夜无痕。  
 谁谓衣裳懒，予今杖履烦。捋须歌月地，翘首望天门。<sup>[16]</sup>

傅宗文先生认为，这座贵族园亭的主人，就是被封为万户侯的孙胜夫的后代。而按照时间计算，正是孙天有任职期间。因此，完全可以确定孙天有（号信斋）的“万户”之衔，承袭于其父孙胜夫，同时也基本可以作为判断孙胜夫卒于大德初年的一个依据。

又据大德十年（1306）《泉州路学大晟乐记》碑文<sup>[17]</sup>记载，当时身为“万户显武”的孙天有曾慷慨出资赞助，显武，即显武将军，系从四品武官。然而，延祐元年（1314）为《故提举恕斋黄君墓志》<sup>[18]</sup>篆额的孙天有，此时军阶反比之前降了一级，成为“武德将军泉州新附土军万户府万户”，武德将军为正五品武官，其中缘由有待考证。不过，孙天有最终的官阶还是升为正四品武职“明威将军”。《石门和尚塔志》载：“泰定丙寅岁，檀越主明威将军万户孙公施财，伏为慈明广照禅师、石门聪公和尚造塔。癸酉五月十五日示寂，全身入塔。住山徒弟僧契因谨志。”<sup>[19]</sup>泰定丙寅，即1326年。

王应祚墓志显示，泰定二年（1325）至顺元年（1330）他之所以能先后任邵武县尹和旌德县尹，除了有蒲寿庚、

蒲寿成后人的帮助外，还得到了孙信斋的大力支持。

### 三、王应祚为何年近不惑才当个小小的县官

墓主王应祚生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卒于元统二年（1334）。王应祚出生时，蒲氏家族正权倾一方，孙氏、王氏家族也风光无限。优越的家境，使王应祚能够“少从古直傅先生授业，及接诸老先生议论”，古直傅先生即傅定保，宋元之际有名的儒学家，当过漳州路学正，讲授过《太极图》《西铭》，担任过三山书院山长，“其讲解能守先儒成说，为文温润典裁，有《四书讲稿》及诗文若干卷”<sup>[20]</sup>。后被祀于泉州府文庙西侧的忠义孝悌祠<sup>[21]</sup>。

良好的儒学教育，使王应祚“承上接下，善言语，能政事，窃宰我、子贡之诸余，用子游武城之矩矱”。仁宗延祐元年（1314），元廷开始恢复前朝科举制。此时，王应祚已近而立，既然曾师从名儒傅定保，且聪慧过人，能言善辩，堪比孔子之徒，那么理应参加科举考试。或许王应祚也曾努力科考，但天不遂人愿，最后只能以父荫补，先是补官从仕郎、临江路钞库提领，得授征事郎、建昌州判官，因丁内忧而未上。之后，授承务郎、邵武路邵武县尹。据《绍武府志》《闽书》载，王应祚于泰定二年（1325）任邵武县尹<sup>[22]</sup>，此时他已40岁。至顺元年（1330），除授宁国路旌德县尹。而这过程中，与蒲寿庚兄弟及孙胜夫之后代的帮助有莫大关系，致使王应祚之子王复、王临在请赵济撰写墓志陈述其父生平时，对蒲、孙两家感恩戴德，溢于言表。按理说，凭借父亲的功劳，王应祚在年轻时就能轻易地获得一官半职或成为富商，何致一把年纪才出任小小的县官？只有两种解释，其一王应祚不是王与的长子，无法承袭父亲职位；其二王应祚深受儒学思想影响，试图通过自身努力科考遴选出仕。否则，在注重“根脚”（家世背景）晋用官员的元朝，以唆都孙婿的身份，不致于年近不惑才当一个小小的县官。

墓志撰写人赵济以孔子门徒子游管理武城的例子比拟王应祚为官之道，所言有溢美之嫌，但王应祚为宦时能体恤民间疾苦而有所作为，确实值得称道。不妨将地方志的记载一并列下：

王应祚，字舜卿。泰定间令邵武县，廉温直谅，文而有材，新县治，葺学宫，恒以陈古灵令仙居者教民。（《闽书》卷82《英旧志·缙绅·泉州府·晋江县二》，第2490页）

王应祚，字舜卿，清源人。至顺间（一作泰定二年）尹邵武，廉温直谅，有才器。尝新县治，葺学宫。其教民以宋儒陈襄令仙居者为法。（明《邵武府志》卷13，《名宦》，第312页）

王应祚，字舜卿，晋江人。泰定间令邵武县，廉温直谅，文而有材，新县治，葺学宫，恒以陈古灵令仙居者教民。继知旌德县。岁输米万四千二百石有奇于郡，陟危降深，负携数百里，民有因是死亡者。曹弥昌灼民苦，为之折直入钞。应祚立为吁请抚按，具题改折，再闻，岁得请还报，民困以苏。（乾隆《泉州府志》卷46《元循绩》）

王应祚，字舜卿。泰定间知邵武县，继知旌德县。县岁输米万四千二百石有奇于郡，陟危降深，负携数百里，民有因是死亡者。应祚为请抚按，具题改折，民困以苏。（道光《晋江县志》卷41，《人物志·宦绩之二》）

王应祚，字舜卿，清源人。至顺间知邵武县。廉直有才。尝述陈襄令仙居时条教以导民，士民戴之。（《福建通志》卷32，《名宦四·邵武府》）

《旌德县志》：无载。但在《杂记·祥异》中有一条记载：

至顺元年，宁国路饥。七月，宁国路属县皆水，没田一万三千五百顷。<sup>[23]</sup>

至顺元年（1330年），王应祚赴任宁国路旌德县尹，正值该县遭受重大水灾，损失惨重。如墓志所载，王应祚“一以宰邵武者而宰旌德”，“至则葺经阁、新圣像，示民知教也；桥道圯于巨浸，至则埋舆梁、修道路，恐民病涉也。催科立一定之式，听讼尽两造之情，故凡发号施令之间，无非学道爱人之意。”因为有了治理邵武县的经验，王应祚管理旌德应当是颇有成效的。然擢升在望时，却因染病身亡，甚为惋惜。

#### 四、唆都

元代虽有民族等级制度，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所受待遇不同，但却从未实行过民族隔离政策。人数并不占优势的蒙古、色目散居各地，与汉人杂居，不免与汉人互通姻娅，繁衍后代，也有些汉人为了仕途或生计而与蒙古人、色目人通婚，这在“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藪，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sup>[24]</sup>的泉州，其跨国、跨族婚姻更是不足为奇。例如，至元二十九年（1292）畏吾儿航海家、泉府司左丞亦黑迷失迎娶泉州盛氏女子，并生有二女<sup>[25]</sup>。毫无疑问，凭藉

父亲王与曾经的功业，以及蒲氏家族及孙氏家族的关照，王应祚迎娶忽必烈时期的名将唆都之孙女扎刺氏，也算门当户对，并非高不可攀。

唆都“扎刺儿氏，骁勇善战，入宿卫”<sup>[26]</sup>。他是忽必烈灭宋战争的急先锋，嗜杀成性。至元十四年（1277）、十五年（1278）、十八年（1281）曾先后任福建道宣慰使、福州行省参知政事、泉州行省左丞、占城行省右丞，至元二十二年（1285）战死交趾<sup>[27]</sup>。至于说唆都“尽害宗室千余人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备极惨毒”<sup>[28]</sup>，这不符合史实，此事非其所作，乃蒲寿庚所为<sup>[29]</sup>。


唆都儿子百家奴一路追随，亦战功赫赫。据《元史》记载，至元十四年七月，百家奴“升镇国上将军、海外诸蕃宣慰使，兼福建道市舶提举，仍领本翼军守福建，俄兼福建道长司宣慰使都元帅。是时，福建多水灾，百家奴出私钱市米以赈，贫民全活者甚众。十七年，朝京师，加正奉大夫、宣慰使、都元帅……”<sup>[30]</sup>至大四年（1311），百家奴因旧枪伤复发而卒。

唆都、百家奴父子均曾任官泉州，但唆都究竟有几个儿子，不得而知，因此王应祚的岳丈是否就是百家奴，尚无法判定。

#### 五、赵济

元统三年（1335），为王应祚撰书墓志的赵济，其身份为“从仕郎、前兴化路仙游县尹”。但是，遍览乾隆《八闽通志》<sup>[31]</sup>《仙游县志》<sup>[32]</sup>《兴化府志》<sup>[33]</sup>，元代仙游县尹均未见“赵济”之名，至正之前（1341～1368）阙如。

事实上，赵济撰书的墓志（铭）在泉州地区已知的有3方。在王应祚之前，大德三年（1300），赵济为晋江人颜纘孙撰写墓志<sup>[34]</sup>；延祐元年（1314），他又为寓居泉州的提举黄恕斋（讳通）<sup>[35]</sup>书写墓志。依据这3方墓志撰写的时间，可判定赵济在大德三年（1300）之前曾任仙游县尹。赵济究竟是哪里人，有待新证。不过，因他为3位长眠于泉州（晋江）的友人撰写过墓志，让我们记住了他的名字，也可补元代仙游县尹名录之阙者。

由于朝代更迭，发生在元代的众多人物和事件都被历史湮灭。王应祚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县尹，却由于父亲王与的特殊身份，牵引出诸多的历史信息，因此其墓志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注释：

- [1] (明)《闽书》卷152,《蓄德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96页;道光《晋江县志》卷75,《杂志》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13页。
- [2] 左翼军将领由高至低有统制、统领、正将、副将、准备将、训练官、拔发官、队将及左翼军将。
- [3] (宋)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9,《申枢密院乞节制左翼军状》。《宋史全文》卷30,嘉定十四年十一月癸巳条。
- [4] 黄宽重:《福建左翼军——南宋地方军演变的个案研究》,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7年。
- [5][7] (元)黄仲元:《四如集》卷4,《夏宣武将军墓志铭》,四库电子版。
- [6][日]桑原鹭藏著,陈裕菁译订:《蒲寿庚考》,中华书局,2009年,第119页。
- [8] (明)黄宗羲编:《明文海》卷232,《序二十三·著述·忠义传序》,四库电子版。
- [9]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下册,骨董续记卷三,转引《宋元通鉴》,中华书局,2008年。
- [10]《元史》卷210,外夷三·占城,中华书局,2007年,第4660页。
- [11] (元)汪大渊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吴序》,中华书局,2000年,第5~7页。
- [12]《元史》卷11,世祖八,第235页。
- [13]《元史》卷12,世祖九,第244页。
- [14] 乾隆《泉州府志》卷28,《武职官》;道光《晋江县志》卷29,《职官志·武秩》,第630页。《八闽通志》卷32,《秩官·泉州·万户》记载“孙天”,应系漏“有”字。
- [15] 此碑尚存清源山顶清源洞。碑文见于《闽中金石略》卷12、《福建金石志》卷13。
- [16] 马祖常《石田集》卷2。参见傅宗文:《沧桑刺桐》,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0~261页。
- [17] 此碑立于泉州府文庙。碑文见于《闽中金石略》卷9、《福建金石志》卷12、《泉州府志》卷13、《晋江县志》卷14。
- [18] 此碑藏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 [19] 此塔已圯,塔志移置清源山纯阳洞石墙。碑文见《闽中金石略》卷11、《福建金石志》卷13。
- [20] 黄仲昭:《八闽通志》卷67,《人物》,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31~832页;《闽书》卷88,《英旧志》,第2632页。
- [21] 道光《晋江县志》卷14《学校志·附乡贤专祠之祭·忠义孝悌祠》,1990年,第399页。
- [22] (明)《邵武府志》卷4,《秩官表》;《闽书》卷63,《文蒞志·邵武府·邵武县》,第1808页。一作“至顺间任”,如(道光)《晋江县志》卷41《人物志·宦绩之三·元》;《福建通志》卷32,《名宦四·邵武府》;《大清一统志》卷332,《邵武府·名宦》。据墓志确认泰定二年。
- [23] 嘉庆《旌德县志》卷10,《杂记·祥异》,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辑53》,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 [24] (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28,《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 [25] 陈丽华:《畏吾儿航海家亦黑迷失与清源盛氏的婚姻——兼释元代泉州盛氏家族三方墓志》,《福建文博》2012年第3期,第40~54页。
- [26][27]《元史》卷129,《唆都·百家奴》,第3150~3153页。
- [28] 道光《晋江县志》卷18《武功志》,第465页。
- [29]《晋江县志》记载原文:“(景炎)二年,张世杰自海上复回讨贼,寿庚遣其贼党孙胜夫诣杭求救于唆都,尽害宗室千余人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备极惨毒。”整句主语是蒲寿庚,而非唆都。
- [30] 同[26]。《闽书》卷44,《文蒞志》。
- [31]《八闽通志》卷35,《秩官·兴化路·仙游县县尹》,第1022页。
- [32] 见《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18》·乾隆《仙游县志》卷27,《职官志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18、324页。
- [33] (明)周瑛、黄仲昭著:《重刊兴化府志》卷3,《吏纪三》,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
- [34] 许著华编著:《安平碑拓录》,香港风雅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230~231页。
- [35]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品。